

【第一部以施耐庵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】

本书是一文一武两位传奇人物风云际会的故事：文的是施耐庵，武的是张士诚。全书以历史上著名的水泊起义为背景，撷取施、张被“逼上梁山”的亲历，探讨了元末明初农民起义的历史规律，揭示了《水浒传》产生的可能性、可信性与必然性。

Shui Dang Shuang Mo

水浒双魔

王资鑫◎著



◆元末明初扬州·文·武两位传奇人物风云际会的故事◆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水滸双魔

王资鑫◎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荡双魔 / 王资鑫著. — 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8.5

ISBN 978-7-227-03796-5

I. 水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64436号

水荡双魔

王资鑫 著

责任编辑 贾羽 郭迅生

装帧设计 李朗

责任印制 来学军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杨宏峰

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20mm×980mm 1/16

印张 15.5

字数 280千

版次 2008年8月第1版

印次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7-03796-5/I·1009

定价 2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MU LU

第一章	/001
第二章	/015
第三章	/027
第四章	/038
第五章	/051
第六章	/065
第七章	/078
第八章	/090
第九章	/102
第十章	/114
第十一章	/124
第十二章	/136
第十三章	/143
第十四章	/153
第十五章	/162
第十六章	/175
第十七章	/185
第十八章	/194
第十九章	/203
第二十章	/214
第二十一章	/224
第二十二章	/234

第一章

元至正十一年，也就是1351年夏天，那轮骄阳似乎要把元王朝烧化了似的，出奇的炎热。大概天老爷也不能忍受已经统治中原八十年的元朝统治者民族歧视、专制残暴、敛刮掠夺，一切腐败已臻极点，加之旱、蝗、瘟疫三大天灾，更使民不聊生。就在这封建王朝走到死亡边缘之际，在从京城通往浙江的官道上，两匹马在疾驰。

这一年，离中国历史又一次改朝换代仅仅相距十七年。

两匹马一会儿在原野上狂奔，身后卷起黄龙似的灰尘；一会儿在密林小道觅路行进，光束筛过枝叶，洒向行人的背影；一会儿沿河滩驰骋，马蹄在鹅卵石间不时溅起浪花。

马上之人日夜兼程，人与马的剪影踏上拱桥，桥洞衔月，波光月影闪烁着不安。当东方吐白，两匹马狂奔上冈顶。陡然，前边是悬崖，下面是千丈深渊。千钧一发，骑马人情急勒缰。白马仰天长啸，前蹄扬起，在虬松旁被勒定。

马上之人气度不凡：皱起的川字形眉宇，深邃的眼神，紧闭的干燥的双唇，飘拂的三绺长须，满面的灰尘与沉毅。他，就是泰州兴化人士、大才子施耐庵。

说他是大才子毫不为过，因为元王朝占据中原迄今八十年间，考进士只有七科，考中进士的不足百人，平均一年只取一位。蒙古人、色目人只考两场，而汉人、南人却要考三场，题目还艰涩得多。这次科考，施耐庵力挫群儒，高中榜首，轰动京都朝野，深得元顺帝的青睐，从而当上了钱塘的总管。这钱塘本是中国第一等大都市，向来规定只有蒙古人才能做“达鲁花赤”，也就是城池的一把手，掌握实权；而施耐庵身为南人，朝廷居然把“总管”这肥缺给了他，确实是破了



大例。

所以，目下施耐庵正抱着雄图大志、济世梦想前往钱塘上任。可是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杀身之祸！

身后的行李马上，骑坐着他的蒙古小厮虬奴，上前用手指着路边的“浙江”地界碑，喊起来：“老爷，浙江到了！”施耐庵兴奋地从腰间提出葫芦，摇一摇，空的。

施耐庵轻舒一口气，笑道：“想喝水，到我的家乡喝去！我的家乡兴化里下河，鱼米之乡啊！连水都是甜的！藕花香兮粳稻黄，鱼虾鲜兮芦苇荡……哪天你随我回家，保管你瓜果藕莲鱼蟹吃个够！哎！蟹，你没见过？两钳八足，横行霸道，就如同现今的贪官污吏……”发觉身后无声息，一回头：“小男子汉！你怎么又哭了！莫哭莫哭，快听戏文！”

虬奴觉得对不住老爷，难过地哭了，闷声闷气：“哪儿有戏文？”施耐庵开玩笑说：“我肚子里，你肚子里，咕噜咕噜直叫唤，保不定啊，是大戏曲家关汉卿在唱《单刀会》哩！大江东去浪千叠……大丈夫心烈，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……好教我情惨切，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泪。”唱罢，施耐庵大笑。

虬奴也破涕为笑：“老爷，让你一路吃了这么多苦。可也怪你，苏州府把大官船、大官轿都备好了，你偏偏不要，自找苦吃！”

施耐庵道：“苏州是我的祖籍，父母官自然礼加一等。坐着官船官轿，前呼后拥，耀武扬威，又骚扰百姓，又不自由。哪有我们现今快活自在！再说微服赴任，正好考察民情，岂不一举两得？

施耐庵左手搭凉棚，眺望前方，不望则罢，一望，他大吃了一惊！他太不相信眼前就是号称江南水乡的浙江大地了：田地裂成了龟缝，禾苗晒得枯焦干黄，大片倒伏；整个大地在流火冒烟。热辣辣的太阳下，忽然又飞来一阵阵蝗虫，铺满天空，麦地被盖得严严实实，转眼间，只剩下一排排倒伏的麦秆。

虬奴道：“大人，您老常说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这哪有锦绣



江南的影子？倒跟我们塞北差不多。”

施耐庵叹口气：“现如今啊，恰恰相反，是‘贫极江南，富夸塞北’了。江南的人一年忙到头，种的粮，织的布，统统都被刮到北方去了！自然穷了南方富北方……不过，话说回来，不‘贫’要你施大人去当‘大人’干啥呢？走！”

天擦黑，两匹马在残阳中离钱塘城越来越近，说话间已经驰进了钱塘县郊九龙桥村。只见凄凉的村落鸡犬声稀，扶老携幼的人群正向庄外逃难，村头的坟茔上乱插的三两根魂幡有气无力地低垂。施耐庵与虬奴策马从古运河堤坝冲下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虬奴的坐骑突然栽倒，骨碌碌滚下堤坡，虬奴与行李都被狠狠地摔向一边。施耐庵随即下马，看那马时，已经口吐白沫死了。施耐庵心疼地摸摸马鬃毛，叹息道：“真难为你了！三天没混个饱肚子，谁叫你命运不济，跟错了主人！”

虬奴趴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施耐庵一惊，前去把虬奴抱在怀中，一摸额头：“好个小马驹，烧得这般厉害，也不吭一声！”虬奴挣扎着露出白牙：“大人，没事，真的没事，我能挺。”施耐庵哼了一声：“还没事！真的染上瘟疫，就有事了！”说着，把行李箱包扛上自己的坐骑，又硬把虬奴架上马鞍，自己去牵马。

虬奴诚惶诚恐，就要滚下马鞍：“大人，大人！千万不可，折杀小奴了！”施耐庵道：“什么‘不可’，哪来那许多规矩！你看你，都烧得快成‘烤全羊’了！”

施耐庵牵马往村庄走去。荒村，罩在一角寒月的冷光之中。万户萧疏，不见人影，唯有狗吠，空气中弥漫着恐怖的气息。施耐庵搀扶着虬奴走进一座破龙王庙。缺胳膊少腿的龙王泥塑不知被谁攒在殿中。

施耐庵对泥塑道：“龙王大爷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如今老百姓求雨不灵，盼水不得，原来你也是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角色，要你何用？施某今几个来投宿，你给我让开！”说着，把泥塑移到殿角，把虬奴安顿下来。又把案上香炉的香灰倒净，捧着香炉，跑出殿去。



一会儿，施耐庵捧着柴草与香炉进殿，香炉里盛满混浊的水。他用打火石先燃着柴火，把香炉吊在火上，又从怀中掏出几把草，投入香炉，迎着虬奴疑惑的目光说：“小家伙，算你命大，这荒僻之地居然还有草药！”施耐庵服侍虬奴喝下药汤，从怀中掏出雪白的芦根，与虬奴一齐大嚼起来。随后，施耐庵将虬奴拥在怀中，为虬奴拿捏穴位。

虬奴额头上沁出汗珠，干裂的双唇出现润色，痴痴望着跳跃的火焰和香炉中沸腾的水，无声地哭了起来。施耐庵不知何故。虬奴说：“大人，你不像大人。像我爹，又像我娘。”

确实，在虬奴的心中，施耐庵等于是再生父母。虬奴家本是草原上的穷牧民，去年，王府亲兵将他的父亲抓去当兵，羊群马匹被抢，帐篷被烧。虬奴母子俩只好流浪。到了冬天，虬奴的母亲贫病交加，也含恨离开人间。虬奴被人贩子牵到京城牲口市场，与马牛羊一起，背后插着写有“色目小奴”的木牌，标价出售。就在卖主挥着皮鞭迫虬奴学牲畜爬行时，恰巧撞见进京赴考的施耐庵，见到这个人不如羊的情景愤恨不已，掏出银两赎下了虬奴。从此，虬奴才过上了人的日子。

第二天天蒙蒙亮，他们被一阵怪声吵醒。这是人世间最悲惨的声音：唢呐呜咽，箫笛哀鸣，锣钹嘶叫，闷鼓叹息。主仆二人连忙整好行装，牵着仅剩的一匹马走出庙门，循声来到古运河畔。

面前是一片光秃秃不见绿色的河滩：河滩上跪着黑压压一大片祈神许愿的人们。上千名光着背、赤着脚、戴着枯柳枝圈的农民手擎香火，瞪大无神的双眼，仰望光板板的蓝天，向高居于土墩之上的龙王神像求雨。另一边，穿着破旧麻布衫、头缠白布条的妇女，搀扶闹着瘟疫的病人，向“滴水观音”祈祷攘灾消病。

按当地规矩：“滴水观音”是由村里最美最纯的姑娘所扮。现在扮观音的正是一位乡间少女，这姑娘虽说是面带饥色，但出自天然，韵致雅洁。再远处，又一阵蝗虫正吞噬着仅剩的麦叶，几个面黄肌瘦的老农给蝗虫磕头：“虫大王，口中留情，口中留情……”



就在此时，从钱塘城方向传来闷雷似的马蹄声。一会儿，一支由两百名元兵组成的马队，腾起一股冲天狼烟，挟着漫天沙尘和杀气，将祭神方阵包围起来。

率领这支马队的是钱塘同知八都鲁。他手挥马鞭，对身边骑兵喊道：“孩儿们，自离开大草原，好久没有过狩猎的瘾，心里憋得慌吧。好！今几个开戒，如果还是蒙古人的子孙，就挥舞起你们手中的鞭子吧！”众骑兵一声狂喊，挥刀冲向人群。

一场残酷的屠杀开始了。元兵疯狂地驱散祭神的上千百姓。老人被拳打，病者被脚踏，妇女被鞭抽，年轻力壮的被捆在一边。也有血气方刚的百姓拼死反抗，顿成刀下之鬼。

真是惨绝人寰！

扮作滴水观音的少女忍无可忍，柳眉倒竖，凤眼圆睁，将手中花瓶飞抛向八都鲁，正击中八都鲁额头。八都鲁捂住头，鲜血顺颊流下，他恼羞成怒，哇哇叫着亲自迎战少女。

那少女居然是个武林练家，也自身手矫健，拳势灵动，出拳踢腿快似闪电，但到底体弱力亏，被八都鲁连连击中，身上受了好几处伤，血透白纱，终被活活擒住。几个元兵将“观音女”拖上堤坎，当众淫笑着：“奶奶个熊，想不到今几个能尝观音的鲜！”

“住手！”随着一声大喝和几招飞动的拳脚过后，几个元兵被打倒在地，“观音女”被救。原来，是施耐庵路见不平，出手了。

施耐庵见“观音女”肩臂处衣衫破损，立即脱下长衫，替她遮体，无意中瞥见这渔家女颈后正中有颗红痣，不由得一怔。当时情形，不容多想，旋即踩住一元兵，电光一闪，唰的从剑鞘中抽出三尺龙泉长剑，挺立于堤坝之上，扫视河滩。因为逆光而立，所以整个人罩于金光之中。

一时间，众元兵被震慑住了。

施耐庵胡须抖动，长剑一抖，就刺向元兵，剑近胸膛，猛见元兵服饰，他又愣住了。长剑稍稍抬高，他喝令脚下元兵：“说，谁带你



们来的？”元兵求饶：“钱塘同知八都鲁将军。”施耐庵远远扫了一眼八都鲁，冷静片刻，手中的剑尖硬是垂了下来。

虬奴已飞身来到施耐庵身旁，抽出一对铜锤就要砸元兵的头，被施耐庵制止道：“等等。这厮与我算是同僚，且饶这一回，否则日后不好共事，朝廷面上须不好看。”

施耐庵放开元兵，回身将受了伤的“观音女”扶上虬奴骑的马：“姑娘，你先走吧。”

“观音女”的两颗米粒般的小牙将下唇咬出血来，她强忍着疼痛要下马：“不，先生，我不能……一人走，乡亲们……”

施耐庵道：“这里有我公断。青山绿水，来日方长。日后，若有事可到钱塘找我。”

他强行将马打走。奔驰的马背上，透过飞扬的鬃毛，“观音女”紧紧盯住施耐庵的丹凤眼中滚下热泪。

八都鲁上下打量来人，缓过神来：“大胆！哪儿冒出来的南蛮！胆敢公然对抗我钱塘达鲁花赤的军令，阻止执行公务！小的们！给我上！”元兵发一声喊，挺着枪尖，举起了朴刀。

施耐庵冷声道：“血腥镇压百姓！有这样的军务？同知大人，你胆敢冒充达鲁花赤的军令？”

施耐庵的这个判断，倒是冤枉八都鲁了。昨晚，当八都鲁接到九龙桥上千灾民聚众迎神的消息时，就直奔钱塘第一把手达鲁花赤府衙二堂，向察罗帖木儿禀报：“大人，本县虽然一再重申，汉人南人不得迎神，倘自由发生，当斩不贷！可是，九龙桥上千灾民居然聚众迎神，听说还得闹三天。请大人下令，末将明早就点兵去吓吓他们！”

达鲁花赤察罗帖木儿轻轻摇摇头。他在二堂踱着步，慢声细语对八都鲁道：“仅仅吓吓？切不可小觑聚众烧香迎神！二十五年，河南郭菩萨就是喊着弥勒佛当有天下造反的；十三年前，广东人骚乱，也是称定光佛出世；两三个月前，江淮流域又闹起了一支头包红巾的叛军，他们打着明王出世，弥勒佛降生的叛旗，猖狂得很。如今，东



从淮水，西到汉水，多为这帮叛贼所占，把大元王朝拦腰斩为两段。其中有个叛军头头叫袁和尚，他给手下的乱民身上背心都书写了一个‘佛’。佛即心，心即佛。汉民南民之心，与元朝本不是一颗。”

八都鲁请示：“达鲁花赤大人，是否鸡犬不留，统统镇压？”

察罗帖木儿特别关照：“凡壮年男子须活捉带回。”此刻的八都鲁当然还不知道顶头上司海外贩人的经济策略，所以八都鲁不等天明就受命来九龙村镇压了。

这时，元兵已经呈扇形向施耐庵主仆包抄过来。施耐庵镇静异常，说：“八都鲁将军，不可乱来！百姓遭受天灾，饥寒交迫，他们不想死，他们要活下去，才百般无奈聚在一起求神拜佛。身为父母官，你怎么忍心对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下如此毒手？”

八都鲁道：“腐儒之见。按大元律例，人分四等，元最贵，色目第二，汉人第三，南人最下。规定汉人、南人不得聚众迎神！聚众迎神就是造反，就该杀绝！这是朝廷法度，你敢违抗！”

施耐庵提高声音正色道：“造反？这些老人孩子妇女贫病交加，命尚不保，还能造反？！告诉你，像你如此不解民意，不通人性，官逼民反，民可真的不得不反了！”

八都鲁跳起来：“叛逆胡言，这还了得！快快拿下！”

虬奴见状，早已按捺不住，挥动双锤：“谁敢放肆！这是我们大人！”八都鲁吼道：“什么大人小人！我只问你你是蒙古人、色目人，还是汉人、南人？”

施耐庵掷地有声：“我自然是南人！”

八都鲁：“孩儿们，给我活活剐了这南蛮！按大元法律，蒙古人、色目人杀南蛮就是杀错了，也不过与私宰牛马同罪。遇事有你大爷我兜着！”元兵发一声喊，正欲再次攻杀而上。

虬奴跳下马，挡在施耐庵身前，一时情急竟用蒙古语争论起来。一个元兵听到家乡话，连忙请示八都鲁：“同知大人，这小子倒也是我们草原上的人。”八都鲁训斥他：“同享一原草，不乘一匹马。是个



穷小子，一并拿下！”一时间双方大打出手。

施耐庵舞剑，并不伤人，只是尽量护住自己与虬奴，以招架为主，且战且走；虬奴使锤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加之生病未愈，站立不稳，一个跟头摔倒在地，被元兵活擒绑在八都鲁亲兵的马后。八都鲁猛甩一鞭，那马拖着虬奴狂奔起来，流下了一线血水。施耐庵见状大惊，忍无可忍，施展醉剑真的与八都鲁格斗起来。

就在施耐庵独战群凶之时，在九龙滩旁的古运河中，正有一艘吃水极深的堆满盐包的大船在行驶。主桅顶上有一飘旗，上书一个“盐”字。桅顶端倒挂着个二十多岁猿猴般的后生，手搭凉棚发现了元兵攻杀施耐庵，向桅下喊道：“大哥，有帮鞑子在围攻一个人！”

船正中太师椅上，坐着位四十岁左右、团脸、蚕眉、凤目、黝黑微胖的汉子，在与一位文质彬彬的先生研读《孙子兵法》。此刻放下书问：“什么人？”船上十几个撑船的、摇橹的、掌舵的统统被惊动了，一齐注视岸边。

桅顶的“猿猴”道：“看不清……瞧他出剑的架势……不像个寻常百姓。”船边摇橹的建议：“大哥，看样子也是条好汉！路见不平，顺手救了吧！”船尾掌舵的阻拦道：“不能！二哥尽讲孩子话。咱这条船驶遍江南，巡行浙闽，贩盐不过是个幌子。若为了一两个不相干的人打草惊蛇，岂不误了大事！”被唤作大哥的，摸摸胖脸上的短须，沉吟不语。

这时河边岸上，被马拖着的虬奴已经昏死过去，而施耐庵被围在元兵之中，左冲右突，独力难支，渐渐处于下风。八都鲁发出狂笑：“南蛮！还不快快自缚，饶你不死！”

船上，有个人看不下去了，这是一位年约十八岁的渔姑。她从舱中跑出来，摇着为首那人的肩膀喊起来：“爹！还不出手！妈常说，救好人一命，胜造七级宝塔。见死不救是要折阳寿的！”

为首那人笑起来，拍拍女儿的手：“你这丫头，可不能学你妈，刀锋似的。”鲁先生看看岸边，点点头：“救而不斗，走而不触。”



为首那人稳稳地扫视全船，慢慢道：“众位弟兄，照鲁先生意思行事，船拢岸边。”

桅顶，那猿猴般的人不等盐船靠岸，已向岸边飞去。飞到半空刚要落身，又在另一艘船上的桅顶踏了一脚。就这样，连踏三条船的桅杆，已飞至岸边，刚巧落在施耐庵身边。

施耐庵猛见一人身轻如燕、臂长似猿、猴子般的奇特相貌轻轻落地，正惊疑，此人已经与他背靠背，共同抵抗起元兵来。那“猿猴”边战边喊：“先生不要多心。咱一班弟兄是来援手的！”

说话间，盐船靠边，踏板拢岸。一帮好汉跳下船，举着兵器，冲进元兵包围圈。这支生力军在小如卧牛之地的船中憋得久了，正自难受，猛然在广阔天地里施展身手，如同猛虎下山把元兵杀得是七零八落、落荒而逃。众好汉也不追赶，只把施耐庵和遍体鳞伤的虬奴火速地背起救上了船。灾民们乘机扶老携幼，解开绳索逃命去了……

盐船飞速驶离岸边，在中流击浪前行。施耐庵刚上船，就有一位身形彪壮的汉子扑过来：“表哥，是你？”

施耐庵愣了一下：“元亨？太巧了，太巧了！”此人正是施耐庵的表弟卞元亨，只见他转向为首那人：“大哥！这就是我常跟您提起的表哥施耐庵，文武双全，可了不得哟，本科进士！”

“大哥”闻言，双眼一亮道：“江湖上常传，当今乱世，‘雄狮青牛，得其一便可得天下’！那青‘牛’是福建青田刘伯温，这雄‘狮’不就是兴化施耐庵吗？”卞元亨自豪地：“正是我表哥！”

“大哥”双手一禀：“天老爷显灵！施公的大名，早已叫人仰慕得紧啦！今天真是幸会，痛快痛快！”

施耐庵手指“大哥”：“这位是？”

卞元亨：“表哥，难怪你常年在外求学求仕不认识，这就是我们苏北淮南淮北两大盐场九乡十八村、三百六十灶、万千灶民盐贩的大哥，张士诚！”

张士诚朗声大笑：“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！小名九四子！”



施耐庵肃然起敬：“江湖上盛传张壮士侠义英名，如雷贯耳。今日无意中相救小弟，足可佐证，果然不妄！”

张士诚大大咧咧地托起施耐庵双手：“施先生，‘英名’是过奖了，盐枭盐匪还差不多，恐怕是恶名在外吧！其实，我家白驹，你籍兴化，算来都是泰州家乡人，一家人还说两家话？今日江南相逢，又有他们助兴，”张士诚一指岸边，“这就是天大的缘分！”

再说岸边，八都鲁又重新集合起元兵，已经追到河边，见一艘商船救走了施耐庵主仆二人，大怒吼叫：“呔！船家休走，乖乖交出逃犯！窝藏逃犯，以同谋严办！”

船上的众盐贩七嘴八舌，真假参半地对八都鲁高声喊道：“网开一面，放人一马，积积阴德算了！滥杀无辜，阎王老爷那儿记着账哪！”

八都鲁气得七窍生烟，命令手下兵士：“下马！抢条船，追！”元兵就近抢了一艘商船，扯起大帆，追赶张士诚的盐船……

盐船上，张士诚令手下弟兄故意把船速放慢，待元兵的船渐渐靠近，笑着对刚才摇橹掌舵的两筹好汉说：“老二！老三！两条‘懒’龙，现在不入水，更待何时？”

老二、老三两位赤膊、裸腿、纹身、狰狞的汉子，一个嘴咬蓼叶尖刀，周身漆黑；一个手提秃头凿斧，遍体霜白，扑通扑通翻腾入水。他们潜至八都鲁的坐船下，一个刀劈，一个斧凿，三下五除二便在船底开了两个大洞。

船头有元兵叫起来：“将军！不好，漏水了！”船尾也有元兵叫道：“这里也漏，天窗的大洞！”

张老二嘴咬蓼叶刀，张老三手提铁斧头，一先一后从水中钻出来。张老二抹去一脸的水：“大人！龙王爷带信，再不上岸就请你喝酒啦！”

八都鲁气得抢过竹篙就朝张老二戳。元兵在船上，两筹好汉在水中，一时间展开了对搏。张老二、张老三也不恋战，哈哈大笑，踩着



水如履平地追赶盐船去了。水，在他二人脐下，足见二人水功非凡。

八都鲁大叫：“快，快！趁水没有满舱，船没有沉，追上南蛮的船！”

张士诚盐船上，施耐庵连连咂嘴：“好水性！不亚翻江蛟龙！”张士诚又向船舷旁喊起来：“吕将军，射他个百步穿杨，作个见面礼，让施大人取个乐儿！”

水手中走出一位儒雅英俊的好汉，抱拳作揖：“小弟遵命。施大人，吕珍献丑了！”只见他搭箭拉弓，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儿，安得箭稳，扣得弦正，弓开满月，箭去流星，何止五百斤神力！只听得噙的一声，八都鲁追船的桅顶的帆绳齐齐被射断，大帆哗地落下，船只在水中心打起转来。

施耐庵赞道：“鹄画弓开弯秋月，雕翎箭发迸寒星。今天开了眼界了！”

八都鲁气得嗷嗷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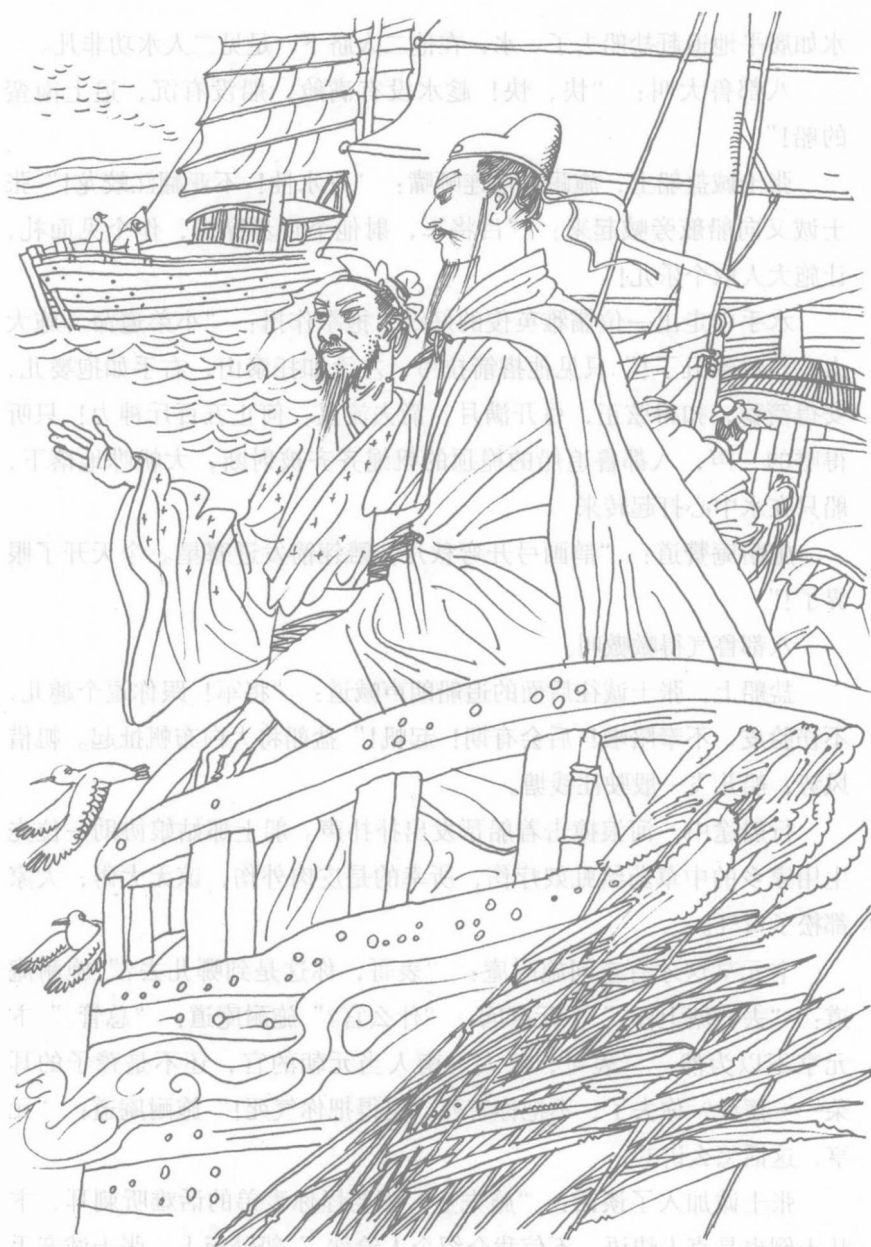
盐船上，张士诚往后面的追船朗声喊道：“将军！跟你逗个趣儿，不伤脸皮，不奉陪啦！后会有期！起帆！”盐船将大白布帆扯起。帆借风势，船儿飞一般驶往钱塘。

行船途中，河浪撞击着船帮发出扑扑声。船上那姑娘协助一位先生用家乡的中草药给虬奴疗伤，所幸的是皮肉外伤，谅无大碍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

卞元亨这才有空问施耐庵：“表哥，你这是到哪儿去？”施耐庵道：“去钱塘上任。”卞元亨问：“什么官？”施耐庵道：“总管。”卞元亨不以为然：“表哥，汉人、南人当元朝的官，还不是聋子的耳朵——摆设？你去了，不把你害死，也得把你气死！”施耐庵道：“元亨，这话怎么讲？”

张士诚加入了谈话：“施先生，不要怪你表弟的话难听刺耳，卞壮士倒也是直人快语。不信我介绍个人给你。”船踏板上，张士诚亲手扶来正给虬奴包扎疗伤的文质彬彬的先生，郑重地引荐给施耐庵。此





大运河盐船上,施耐庵与张士诚双雄初次见面。

人五十多岁，气度安详。

张士诚介绍道：“施先生，这便是被称为‘圣手书生’的鲁渊，淳安人，与你一样出身进士，初任华亭县丞，道经新安遇上了强盗，遭到牵连蹲了一年大牢……”

鲁渊说：“后来，多亏了这帮弟兄出生入死才救了我！”

张士诚说：“出狱以后，鲁先生说到底四个字，愚忠不甘。他又干上了浙西副提举，可是官场的勾心斗角差点没把他憋死。”

鲁渊接话道：“确实，人非经过不知苦。元朝官吏根本不把我们汉官当人看，居官场不比蹲大牢的日子好过啊。施贤弟，你去了钱塘，就会尝到滋味了！”

张士诚粗声说道：“我们就劝他，别干了！我们都是粗人，要做点事，没人调教不行。嘿！鲁先生还好，官袍一脱，拔腿就来到我们盐贩子当中！”

鲁渊笑起来：“张壮士自谦了！施先生，这一帮弟兄虽读书不多，但却通明透亮，也都有着大志哪！”

施耐庵谦逊道：“今后还请鲁兄多加指点。”

张士诚又呼喊起来：“二弟、三弟，还不快过来拜拜施先生！”刚才在船上摇橹撑篙，后来又下水与八都鲁水战的两位英雄跳过来，对施耐庵抱拳便拜。

张士诚介绍道：“这是我的两个同胞弟弟，二弟浪底黑刹张士德，三弟翻江玉龙张士信。”张士德道：“施先生，我哥俩都是粗人，不要见笑！”

施耐庵笑着指着遍体霜肤的汉子：“不用说，这便是玉龙士信！”又指着一身黑腱的汉子：“黑刹士德！”众人哈哈大笑：“施先生好眼力！”施耐庵赞道：“好美，好美！”那小姑娘插嘴：“二叔是夜叉，三叔像水鬼，还美？”

施耐庵敬佩赞道：“小姑娘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二英雄、三英雄，一个浑身倾墨汁，一个遍体迸珍珠，好似‘铁甲老龙’与‘银牙白象’

